

G 特稿 170

经历奥密克戎

本报记者 罗筱晓



12月7日晚,广州,地铁工作人员撤除体育西地铁站入站口的健康码扫码指引。

视觉中国 陈骥旻 摄

11月28日,李峰一家等来了转运车。他的妻子和父亲被送往渝北区一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治疗;李峰与母亲因为确诊稍晚,先后在渝北区的密接隔离酒店和人民医院短暂逗留,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进入了渝北区方舱医院安顿下来。

此时,李峰已基本不发烧了。事实上,因为事先对奥密克戎病毒有所了解,即使在高烧时,李峰也没有感到恐慌。相比之下,他更担心均已经年过70岁的父母能否在面对病毒时顺利过关。

“结果今天我爸的核酸检测结果已经率先变阴性了,我妈也只是出现了低烧和咳嗽症状。”在电话里说起这个,李峰的口吻既意外,又欣喜。

事实上,赵医生的出现以及随后相关转院流程的启动,意义绝不仅是一颗定心丸。20日凌晨,在进入地坛医院妇产科仅几个小时后,张佳溪的羊水破了。

送妻子转院后,自称“超级密接者”的陈乐收到了自己核酸检测阳性的报告,他不得不继续待在隔离室等待转运。很快,陈乐开始发高烧。

那个夜里,张佳溪给丈夫发了很多条微信留言,不过直到早上6点多,陈乐才勉强有力气翻看手机。据他回忆,当时自己烧得有些迷糊,在诸多文字中只隐约看到了“羊水”两个字。

“什么情况,是快生了吗?”他给张佳溪回了一条语音信息。

过了好一会儿,妻子略带沙哑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我马上要进产房了……”

陈乐一下子清醒过来。在垂杨柳医院那间六七平方米的房间里,他独自一人穿着防护服、握着手机等待着,亢奋、紧张、激动的心情无异于任何一个守在产房外的准爸爸。

要说不同,那就是陈乐同时还要承受着奥密克戎病毒的攻击。

20日上午10点左右,陈乐的手机响了。这个事后被他称为“那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个电话”是地坛医院的一位护士打来的:9点33分,张佳溪顺利生产,母子平安。

依然处于高烧中的陈乐先是愣了两秒,接着感觉自己从妻子开始发烧起就悬着的心落了地,再然后他冲着电话那头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我需要做什么?”

特殊情况下到来的新生命,让陈乐必须暂时压制住心中的喜悦——有太多事情等着他来协调和处理。

一边是胎儿已经足月随时可能出生,一边是身穿防护服在陌生的地方陷入长久地等待。此时,除了照顾好妻子的吃喝、尽力让她舒缓情绪得到休息,陈乐还能做的,就是隐藏自己的焦虑。

不过,就在27日白天,李峰开始发烧,并很快发展为高烧。“头痛、背痛,全身每一处肌肉都非常痛。”年近40岁的李峰用“小时候重感冒才有的感觉”来形容当时的体验,“人躺在床上,稍微动一下就非常难受”。

发病后持续发热两到三天,是有症状的奥密克戎感染者普遍认为最痛苦的阶段。陈乐将那种经历表述为“在黑暗中和怪兽打架”,一个晚上下来足以让人全身酸软、无力。等熬到烧退后,大多数会陆续出现鼻塞、咽痛、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状。

在将奥密克戎与原始株和其他变异株做比较时,广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唐小平提到了这样一组数据:在感染原始株和德尔塔毒株的人群中,肺炎发生比例达到50%以上,且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肺部表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奥密克戎感染者的症状极少会发展到肺炎。在临床上,奥密克戎感染者的症状非常类似于季节性流感。

生产

李峰能感觉到妻子的不安和忧虑在逐渐加重。那时候他们在垂杨柳医院发热门诊已滞留超过24小时。

张佳溪确诊后,医院临时腾出了一间隔离室将她和陈乐安置在其中,并表示由于张佳溪情况特殊,将尽快联系上级部门为她安排转院。

只是,当时的北京正在迎来此轮疫情快速发展的阶段,相关人力、物力趋于紧张。这种时候,“尽快”一词的含义往往难以与它的字面意思相匹配。

一边是胎儿已经足月随时可能出生,一边是身穿防护服在陌生的地方陷入长久地等待。此时,除了照顾好妻子的吃喝、尽力让她舒缓情绪得到休息,陈乐还能做的,就是隐藏自己的焦虑。

发病后持续发热两到三天,是有症状的奥密克戎感染者普遍认为最痛苦的阶段。陈乐将那种经历表述为“在黑暗中和怪兽打架”,一个晚上下来足以让人全身酸软、无力。等熬到烧退后,大多数会陆续出现鼻塞、咽痛、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状。

在将奥密克戎与原始株和其他变异株做比较时,广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唐小平提到了这样一组数据:在感染原始株和德尔塔毒株的人群中,肺炎发生比例达到50%以上,且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肺部表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奥密克戎感染者的症状极少会发展到肺炎。在临床上,奥密克戎感染者的症状非常类似于季节性流感。

发烧

和万飞宇一样,重庆教师李峰也是在核酸检测呈阳性前,先有了典型的感染症状。

11月26日晚上,李峰接到通知,当天早些时候他与妻子、父母的家庭核酸采样混管检出阳性。在27日凌晨进行的单人单管核酸检测中,李峰的妻子和父亲结果呈阳性,他和母亲“还‘阴’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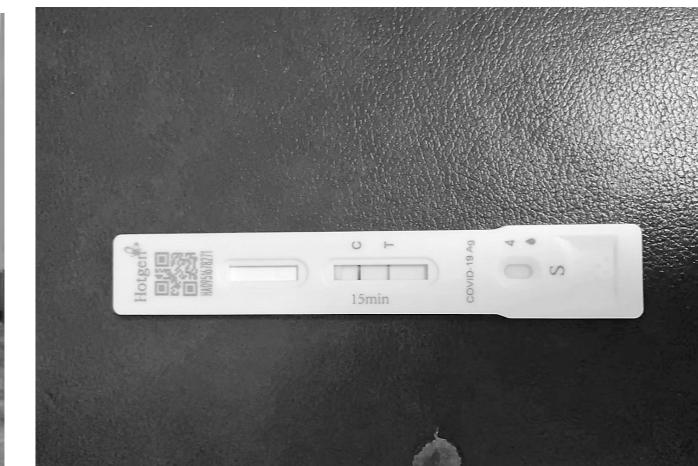
不过,就在27日白天,李峰开始发烧,并很快发展为高烧。“头痛、背痛,全身每一处肌肉都非常痛。”年近40岁的李峰用“小时候重感冒才有的感觉”来形容当时的体验,“人躺在床上,稍微动一下就非常难受”。

发病后持续发热两到三天,是有症状的奥密克戎感染者普遍认为最痛苦的阶段。陈乐将那种经历表述为“在黑暗中和怪兽打架”,一个晚上下来足以让人全身酸软、无力。等熬到烧退后,大多数会陆续出现鼻塞、咽痛、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状。

在将奥密克戎与原始株和其他变异株做比较时,广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唐小平提到了这样一组数据:在感染原始株和德尔塔毒株的人群中,肺炎发生比例达到50%以上,且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肺部表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奥密克戎感染者的症状极少会发展到肺炎。在临床上,奥密克戎感染者的症状非常类似于季节性流感。



在重庆潼南区方舱医院,李峰找了个相对安静的地方给学生上网课。 受访者供图



11月25日,万飞宇抗原试剂自测为阳性。第二天,他“转‘阴’”了。 受访者供图



在小汤山医院,正准备给陈乐做核酸检测的医护人员。 受访者供图



11月19日晚,即将转去地坛医院的张佳溪在临行前与丈夫陈乐握拳相互鼓励。 受访者供图

等待身体在一到两周的时间里自行战胜奥密克戎毒株,是目前诸多已康复患者公认最有效的“药方”。迄今为止,人类尚无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所有被使用的药物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

11月26日下午,在出现新冠肺炎症状一周后,万飞宇第一次测得了抗原阴性,这让他很兴奋。然而,随着“阴性结果”一起来的,是隔离间最难熬的日子。

“一旦有了回家的预期,在房间里的每一分钟都变得漫长起来。”万飞宇的行李里没有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每天用电视看《海绵宝宝》成了他打发时间的方式。万飞宇没想到,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画片会在这种时候再次成为一种陪伴。隔离酒店接近机场,天气好的时候万飞宇会在窗边晒太阳,顺便花很长时间看着从远处来的飞机由小变大,直至发动机的声音在他耳边轰隆作响。

11月30日,万飞宇收到了解除隔离通知。同一天,广州多区宣布解除疫情防控临时管控区,国内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由此开始。

回归

与广州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盈盈约定的采访时间是12月7日,那天她难得有些空闲时间——卫生服务中心的核酸采样小队和“追阳”小队都没轮到她值班。

在广州调整疫情防控政策一周的时间里,随着被整体划为封控区的楼栋大幅减少,黄盈盈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此前承担的封控人群医疗保障工作的压力明显减轻;但与此同时,发热诊室就诊患者增多、确诊病人的医疗保障及健康管理依然让她与同事忙得停不下来。

“把医疗资源让给真正需要的人,是当下我们最大的期望。”在基层抗疫3年,黄盈盈经历了人们对新冠病毒态度变化的全过程。在她看来,过去“一人阳性全小区心惊胆战”的情景已不复存在,但要让绝大多数人以真正的平常心面对奥密克戎毒株,还有一段路要走。

或许是一种巧合,就在对黄盈盈的采访结束后几个小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被称为“新十条”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通知对风险区域划定、确诊病例处置、核酸检测等事项做出调整。这意味着或许很快,黄盈盈及其30多位同事的工作重心就可以真正重新转移到“社区居民健康管理”之上。

12月8日,李峰和母亲离开方舱医院,与前期出院的妻子和父亲团聚。一场小意外后,一家人的生活已经迅速回归了日常。李峰不介意日后对身边人甚至是自己的学生说起这段故事,“做好防护,放平心态,病毒真的没那么可怕”。

从被确诊感染起,陈乐就不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在医院时的见闻。在他看来,只有让未知成为已知,让不了解变成了解,人们才能够最终克服内心的恐惧,开始与奥密克戎毒株共存的生活。

当然,对陈乐而言,他也有新的未知要面对。12月3日他出院了,回到家,他先给自己全身消了毒,又仔细洗了手,然后才走近了婴儿床。

儿子出生13天后,陈乐终于把他抱在了怀里。这个新手父亲说:孩子比他想象的小一些,“但非常精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李峰、张佳溪、陈乐、万飞宇、黄盈盈为化名)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